

蘇聯 社會主義 競賽

著 夫 耶 菲 達 斯 夫 耶
譯 銘 高

光明書局發行

目次

社會主義競賽是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客觀需要・競賽的本質.....	六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簡短描述.....	二〇
競賽和斯達哈諾夫運動在戰後五年計劃中的發展.....	三六
社會主義競賽和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六五

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制度，將勞動人們提高到從所未有的、並且在剝削制度裏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上。蘇維埃制度喚起了人民無窮盡的創造力量，為發揚與全面發展人民大眾的特點和才能打開了無限寬闊的道路。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我們國家的勞動人民，由困苦的條件下和剝削制度的枷鎖下解放了出來，並且如列寧所說，把他們引向『……自立創造新生活的道路上去』。（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第三版，第一六三頁。）在歷史上，千百年來，為別人勞動、為剝削者的強制勞動以後，首次出現了為自己工作的可能。

由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在我國，剝削階級被剷除了，剝削也永遠地被消滅了。在蘇聯，勞動有着直接社會的性質，而勞動的人也是一種社會的事業家。廣大的勞動者羣衆是整個國家、經濟和文化建設上自覺和積極的參加者。蘇維埃社會空前迅速

發展的源泉，和蘇維埃國家威力的毅然增長的基礎就在於此。

烏拉基米·伊里奇·列寧說過：『歸根到底，因為我們的革命超越了一切其他的革命，它把那些從前對國家建設毫不關心的千百萬人，通過蘇維埃政權，提高到積極參加這個建設』。（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頁。）

資本主義制度的辯白人——資產階級作家、經濟學者和哲學家——用社會主義來『恐嚇』人民，把它詭譎地描寫為灰沈沈的暗淡營舍，在那裏任何的個性似乎都被消滅了，個人的進取心和創造精神似乎都被排倒了。在過去以至現在他們都用各種的爛調歌頌競爭、資本主義的進取心、私人的創造精神和資本主義的其他『美質』，把這看作是社會經濟發展上的唯一可能的刺激物。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歌頌着資本主義制度如同是事物的常態，曾把『企業界』的競爭比作『自然界裏』的太陽，把競爭叫作生產中的和人與人間關係中的偉大調濟者，將人之體力與智力動力的槓桿作用歸功於它。在帝國主義時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和哲學家們，公開發表『資本主義正常化』，它的『經濟調和』與『組織性』等虛偽的觀念，竭力頌揚

斷組織，說它有特殊的『慈善作用』。

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斯和恩格斯及其學說的偉大繼承人列寧和斯大林，澈底地揭露了資本主義一切公開的與隱蔽的辯白人、資產階級的寄生者和走狗、錢口袋的奴僕、剝削制度的奴婢；深深地揭露了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的真正實質。

馬克思與恩格斯證明了：資本主義競爭是一個機械，通過它實行着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法則：價值法則，剩餘價值生產法則及其在資本家們中間之分配法則，資本主義積累法則與利潤的平均標準法則。他們指明了，競爭『……強迫每個個別的資本家，當作外在的強制法則，來接受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內在法則』。（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五五六頁，黨出版局，一九三七年俄文版。）

競爭，按馬克思的定義，『是爲利潤的競賽』。恩格斯寫道：——『競爭是存在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全體反對全體之競爭的最完全表現』。

在帝國主義時期的『自由競爭』，爲列寧所指出的，是被壟斷組織（銀行、託拉斯、股份公司、綜合公司及其他）的統治所代替。但是由自由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壟斷組織，並沒把

競爭除掉，而是「在它上面並且——列寧說——和它相並而存在……」（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四二頁。），使它成爲更殘酷的和更富於破壞性的。列寧指明了，「藉加爾特來排除危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騙人的故事」（全前，第九二頁），這些人把資本主義化裝成那種無論如何不能有的東西，指明了壟斷組織使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固有的混亂更形加重、更形尖銳化了，並且產生許多的和特別尖銳的矛盾和糾紛。

列寧曾寫道，在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競爭，「……意味着空前殘忍地壓制居民大眾的，即居民中絕大多數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者的進取心、毅力、大膽、首倡精神，同樣還意味着排斥競賽，而代之以財政上的欺詐行爲、專橫霸道和對社會上層份子的卑鄙逢迎」。（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五八頁）

分析着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蘇維埃國家之發展條件的同時，列寧發現了社會主義競賽是一個新的、以前社會史上從未見過的把勞動人民大量引進國家、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的形態，是羣衆勞動積極性不斷提高、人民的創造才能與才幹全面發展的强有力的手段，是共產主義新社會的建設方法，斯大林同志全面發展了列寧組織競賽的思想，指明了羣衆的

社會主義競賽的泉源，揭露了它的原則、它的發展的途徑和方法。

一 社會主義競賽是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客觀需要

競賽的本質

競賽的可能出自在生產過程中的人們之有計劃的共同行動。馬克思曾經指出過：『……社會的接觸本身，已經就在喚起着競賽和增長着個別人的特殊才能的生命力的特別提高』（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〇九頁。）指出了由於勞動的合作產生着共同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也就是說在產生着新的生產力，『它按自己本身的實質說，是羣衆的力量』。然而競賽的性質不是被人們共同生產活動的事實所決定，而是被這個活動所通過的那些條件所決定。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被勞動條件本身所奴役。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作爲是與勞動相異的並敵對的力量而和他對立。而且勞動的合作——僱傭工人的合作，僅僅視爲『……同時使用這些工人的資本活動的結果出現着。他們職能的連系，他們作爲生產集合體的統一

，是存在於他們之外，存在於資本中，資本連系他們並使他們在一起。因此，他們工作的連系在和他們對立——在理想上像是一個計劃，在實際上——像是資本家的權威，像是迫使他們的活動服從自己的目的的別人的權勢。（全前書，第三二四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合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一種形態，在那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表現為資本統治、勞動隸屬和勞動剝削的關係，並且工人們不再屬於自己，『而不過是資本存在的特殊方式』。（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一六頁。）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羣衆競賽。資本主義的競爭，建立在與競賽完全相異的、根本對立的基礎上。它表現着資本主義生產的豺狼式的法則：『某一些人失敗和死亡，別一些人勝利和統治』（斯大林）

作為生產者市場有連系的競爭的消滅，沒有排除競賽，反而，僅僅隨着資本主義與競爭的消滅，才出現——如列寧所指示的，——『組織不是野獸的而是人類的競賽』的可能性。（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一五頁。）祇有社會主義勞動的合作，才創造着新的、真正羣衆性的、依靠着勞動人民的創造的倡導的生產力，那裏沒有勞動剝削，那裏人的關係是作為創造的合作與社會主義的互助關係來出現，產生出來了真正羣衆性的競賽。

列寧在自己著名的論文『如何組織競賽』中寫過：『社會主義非但不窒息競賽，而相反地，首次造成真正廣泛地、真正大規模地運用競賽的可能，真正把大多數勞動人民引上了這種工作的鬥爭場上，他們在那裏可以顯現自己的身手，發揮自己的能力，表露自己的才幹，這些在民衆中間是未開掘的泉源，資本主義却成千成萬以至成百萬次對他們壓抑、蹂躪和窒息。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當權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組織競賽』。（全前書，第一五八頁。）

即在蘇維埃國家發展第一階段，當剛剛開始奠定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時候，列寧非常尖銳地提出了組織羣衆競賽的問題。蘇維埃國家偉大的組織人，對於社會主義競賽給以高度評價的同時，將它看作是這種強大的手段：大規模吸收勞動人民『……到新的經濟建設途上，到創造新社會關係、新勞動紀律、新勞動組織的道路上去，這個勞動組織使科學和……技術的最新發明與創造社會主義大規模生產的自覺工作者羣衆團體結合着』。（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九頁。）

組織勞動者廣大羣衆的社會主義競賽的任務，被B·N列寧作為蘇維埃政權當前任務之

一，作爲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總計劃的一部份，作爲這個計劃的一個組成環節而提出了。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第一時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這個時期列寧把他叫做『赤衛軍攻擊資本』的時期，蘇維埃政權，如所周知，摧毀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並把國民經濟的指導樞紐：土地、工場、工廠、銀行、鐵路、國外貿易、商船及其他等集中到自己的手裏。

但是，爲了向前進，必須由破壞舊的而轉向建設新的，『由剝奪剝奪者』走向有組織的鞏固已經獲得的勝利，走向新的、蘇維埃國民經濟的實際建設。

蘇維埃政權以勝利的、凱旋的行列走過了我們遼闊的國土，啓發了受沙皇專制及資產階級壓榨的勞動羣衆的廣大階層走向積極的歷史性的創造。如果在資產階級革命裏，勞動羣衆由於自己的分散與無組織，僅僅作過消滅封建主義、君主政體、中世紀制度等的破壞工作，而組織新社會的建設工作爲居民之富有資產者的少數『所作』，那麼現在，在社會主義革命裏，勞動羣衆應該解決組織新社會的積極的創造的工作。在無產階級和受它領導的貧苦農民的面前，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存在着建設社會生活的社會主義新制度的任務。

完成了說服人民和軍事鎮壓剝削者的任務以後，並在轉向治理之主要任務的同時，如列寧所指示的，須要在實際上實行組織數千萬人新生活的最深刻的經濟基礎，『……對於生產和產品的分配要實行最嚴格的和普遍的核算與管制，提高勞動的生產率，在實際上使生產社會化』。（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四一頁。）這個直接出自社會主義革命特殊性的真正巨大的組織任務，在國家面前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任務。在順利的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個任務——即組織的任務——之中，列寧看到了我國走向社會主義勝利進軍的基礎，同時強調了『……祇有在解決它（主要的和基本的）之後，才可以說俄羅斯不僅成了蘇維埃的，而更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四二頁。）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的途徑和方法，指出了要如何在實際上實現生產和產品分配的總核算和總管理及使生產真正社會化，要如何為建立紀律與自覺紀律，處處鞏固組織性、秩序、業務能力、全民力量友好合作而工作，以保障社會主義的勝利。

新社會制度勝利最主要的和決定的條件，列寧認為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把這個任務

作爲最重要的和第一輪的任務而提出了。列寧寫道：『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裏，在解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之後，並依照解決這種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剝奪剝奪者的任務的程度，必然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根本任務提上第一個計劃，這個任務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及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關連的（也是爲提高此生產率的）更高級的勞動組織』。（全前書，第四五三頁。）

烏拉基米·伊里奇·列寧科學地確定了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條件和途徑。與物質基礎，大工業建設及人民羣衆文化高揚相並立，爲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指出了，必須：『貧立社會主義競賽組織的基礎』並保證『……提高勞動者的紀律、精通工作、勞動的效率和強度、勞動的優良組織』。

揭穿着敵人說社會主義者否定競賽意義的這種誹謗，列寧令人信服的證實了，『……只有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並因而消滅了對羣衆的奴役之後，才首次給真正大規模的競賽打開了道路，證明了『由資產階級共和國形式上的民主，轉向勞動羣衆真正參加管理的蘇維埃組織，才首次廣泛地運用了競賽』。（全前書，第四五五頁。）

在社會主義競賽中，列寧看到了蘇維埃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力量，並把組織競賽看作國家最主要任務之一。列寧寫道：『組織競賽，在蘇維埃政權經濟範圍的任務中，應當佔顯著的地位』。（全前書，第四一五頁。）

蘇維埃國家即工人階級專政，——想出了並實行了新的比資本主義更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使科學的一切成就、技術與文化的一切福利全給人民服務。人民創造力量發展的永不枯竭的泉源，和我國科學、技術與文化興盛的基礎，就在於此。

列寧一九一八年在第三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過：『以前全人類的智慧，它整個的天才，僅僅爲了那種事件而耗費：是把技術與文化的一切福利給一些人，而剝奪了另一些人最必需的東西——即教育和發展。可是現在，技術的一切奇蹟，文化的一切成果，都將成爲一般人民的財產，並且從今以後，人類的智慧與天才，將永遠不再成爲強迫和剝削的手段了。我們知道這點，——而難道爲了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不值得去工作嗎？不值得獻出一切的力量嗎？而勞動人民將完成這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工作，因爲他們身上蘊藏有革命、復興與更

新的蘊藏着的偉大力量』。(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三五頁。)

資本統治的顛覆，生產手段的占有，及牠們社會化的——有計劃的使用的組織，消滅着生產手段對人們的奴役，而創造以生產手段公有制和直接生產者的社會主義自由勞動為基礎的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給每個人都打開了寬廣的可能性，如恩格斯所說，『……來向一切方面去發展並積極表現自己的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才能』。(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七八頁。國立政治書局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

社會主義，在消滅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作為主要的生產力和牠的勞動條件的工人之間的敵意後，創造了以生產手段社會主義所有制和不受剝削的創造性的勞動為基礎的新的生產方法。社會主義剷除了剝削者制度最大的不公平，在剝削者制度裏，優閒是社會一部人應得的享受，而勞動則是社會另一部分人應盡的義務。社會主義宣佈了，並在實際上保證了一切人的勞動權利，規定了普遍的勞動義務及依於數量與質量而決定的勞動報酬。

社會主義的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是社會主義時代勞動的社會組織的主要因素，是提高創造性的倡導、發展羣衆社會主義競賽、增加社會主義生產、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等

的強力的興奮劑。

因此，社會主義競賽是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客觀需要，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勞動組織的規律。在蘇聯，社會主義競賽直接被勞動的社會性質所決定，並表現着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受剝削的自由的工作者們創造性的合作與社會主義的互助的關係。

列寧與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競賽中發現了強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應當成爲並且實際上也成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大大的改革我們社會的槓桿，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整個進度。在一九一八年列寧曾寫過：『……在社會主義原則上組織競賽，應當是社會改革最重要的和最令人敬重的任務之一』。（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一五頁。）

斯大林同志指明了，社會主義競賽『……是一個槓桿，工人階級，在他的幫助下號召着把國家整個經濟與文化生活轉上社會主義的基礎』。（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第一二八頁，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俄文一九四一年版。）

列寧與斯大林曾不斷地揭露了蘇維埃國家的敵人，這些敵人企圖歪曲和俗化蘇聯社會主義勞動的本性，並排斥在我國組織羣衆競賽的思想，列寧與斯大林更證明了，社會主義競賽

是蘇維埃社會內部所固有的現象，是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經常起作用的並不斷增長着的因素。

二十年前，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斯大林同志在『羣衆競賽』一書的序言中，給社會主義競賽下了一個定義，說它是『以千百萬勞動羣衆最大限度的積極性爲基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主義方法』。斯大林的這個經典的定義，揭開了社會主義競賽深奧的本質，及它的生命力與強大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全面地打開了蘇聯的勞動本性，並說明了社會主義競賽在反映着社會主義社會裏勞動的自由性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人們不是爲剝削者而工作，而是爲自己、爲自己的蘇維埃社會而工作。

高度評價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意義，同時列寧與斯大林要求對於它的組織採取最細心的和最鄭重的態度，爲了在競賽的基礎上研究工作結果，爲了大規模利用那種提供了更高的成果的新經驗，而經常的和不斷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新的東西都在『商業祕密』的遮蔽下被遮蔽着，這個遮蔽在保護着『神聖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在那裏最新成就的利用是個別資本家的私人事業。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之下，最新和最高成就的利用已經不是私人的，而是重要的國家事業。